

「李二曲研究」述論

吳自甦

一、前言

國學教授林繼平先生著「李二曲研究」，六十九年由「商務」出版，即獲拜讀。客歲（七十）經評，竟同時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及中正文化最優獎，特寫本文為之論述。

本文擬從學術研究路線之回顧、林著開出新的學術研究路向，及其論述方式與結構之剖析、思想價值之評估、以及應與現代人生緊密結合等重點著筆，以發抒個人讀後的意見，藉以達到評介目的；並儘量要求自己作客觀公正的述論，俾激發與我同道者之共鳴。

二、學術研究路向之回顧

筆者寫此文的思路是：時賢這方面的著作，平素瀏覽、欣賞，在衆多作者的思想影響之下，很自然的筆者的思路也會跟著人轉；但是，當細讀林先生的「李二曲研究」一書（以下簡稱林著）後，感觸却不同，思路乃為之有所轉變。給筆者初步的印象是：不僅文字的敘述，沒有西化，合乎我國人的胃口；即就內容來說，所用的名詞概念，絕大多數仍然是中國式的，很少西洋哲學的意味。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素養的現代中國人，如讀過這部書，想必與筆者有同感，很合胃口；可是今天受西化極深的一些年輕學人，如讀本書，就可能格格不入，因裏邊使用的名詞概念對他們都很陌生，彼輩的頭腦因都全盤「西化」。劉真（白如）先生曾經很感慨地對筆者說：「中國的文獻古籍，經過這批年輕學人儘量使用西方的新名詞解釋後，恐怕以後若干年，中國人越是讀不懂自己的文獻典籍了。」這不能不說是由對中國學術思想研究的路線方法問題，而引起中國文化的危機。

為此，筆者曾語林先生，因為我們是多年的文字交，知無不言，因而他很坦誠地敘說：「所以造成學術界今天這樣的現象，因素自然很多，但有關學術研究的路向和方法，恰如兄所認定的，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例如考據路線，是乾嘉學風遺留下來的；考據的方法，只是治學方法的一種，不要超過它的使用範圍，是有效果的。但是，如把考據認為是治學的唯一方法，那就錯了。比方說，諸如王陽明的『知書夜，即知死生』，陳白沙的『全虛圓不測之神』，李二曲的『虛明寂定』的本體，像這些關於宋明哲學中的精微的哲理問題。我人試想，它們到底是什麼意義？能考證得出來嗎？其次是邏輯路線，晚近由西方移植過來的；邏輯推理的方法，的確可以使概念明晰，條理清楚，倒不失為治學的有效方法之一種；但是，我們亦不可過份誇大其使用範圍，如果漫無限制的使用，邏輯也是無能為力的。例如上述王陽明、陳白沙、李二曲的話，在宋明哲學中，是隨手拈來的，實際上，這一類的話很

多，試問單靠『邏輯訓練』，能解決問題嗎？如用邏輯方法，能推闡它們的真實意義嗎？我認爲毛病就出在這裏，強不知以爲知，憑邏輯作利器，漫無限制的使用，纔造成今天學術界這種畸形的現象。此外，還有靠綜合分析的方法來治中國思想的，亦有商榷餘地。此種方法，實際上，就是『綜觀全書，提出要點』的治學方法，但問題的關鍵在：如果碰上全書中某些含有深奧哲理的話，如上邊所舉述的，又該怎麼辦？放下不管，那提出的要點，可能造成『一局錯，全盤輸』的後果；管呢？縱逞自己超人的知力，任意詮釋，其所造成的結果與前者並無兩樣。所以這條綜合分析的路線，還是有問題的。最後我們要談到治中國思想的另一條路線和方法，就是時人所說的『體驗』或『體認』的方法，是『向內覓理』（黃梨洲語）的路線。這是一種內省的方法，與孔孟思想就很接近了。惜乎沒有深度，多半在文字上用考證的工夫，故這條路線所知所得的，還是有限。至於最近有人說：『中國古代哲學沒有方法學，也並不系統地寫一冊書，所有的著作都是一篇一篇的文章。』試問：如果真的沒有一套特定的方法，還能形成哲學思想嗎？這樣過份強調西方的邏輯，無視（或不懂）中國哲人的治學方法，豈不厚誣古人嗎？我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是經不起中國思想方法的量度和時代考驗的。」

以上所述，是林先生對我國近幾十年來學術思想研究路線的回顧和研究方法得失的檢討。

三、林著開出新的學術研究路線

林先生談話至此，筆者乃不進一進追問他的學術研究路線和研究方法。於是將話題轉回來，談到他自己如何治學了。他說：『近人強調的這些方法，我早年也曾經跟著他們的路線走，一一實驗過，不幸得很，都一一失敗了。因爲我是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去探究中國思想中的一些難解的問題，如前邊引述王陽明、陳白沙、李二曲的話，在研究過程中，絕無任何功利的成份，真是爲學術而學術，爲了追求真知，不計較任何後果，任何代價，以鏗而不捨的精神，是一往無前的。記得曾經有位關心我的友人規勸我說：『你對真理這樣苦苦地追求，將來如果失敗了，你會後悔莫及的。』我拒友人的忠告於千里之外，以堅強的意志，仍舊追尋下去。』林先生接着說：

「我跟著別人的研究路線走，儘管用盡各種方法，都不能解答上述這一類的難題（即研究失敗之意）；但我愈戰愈勇，決不灰心，終於覓出了我自己的研究路線和方法，才解決了這些哲學上的難題。現在想來，我用的方法也沒有什麼新奇，只是方法的雜多，運用時，搭配份量之不同而已。其實都是時人用過的，僅有主從關係的界定及使用程度深淺的差別，並視其有效的極限，善加運用罷了。我把體驗法加以深度化，從生活體驗中，擴展爲修持的方法，我稱爲證驗工夫或證會工夫，亦即證悟工夫；我超越了時賢的治學路經，直迫宋明學風，覓出了他們治學的基本方法；賴此基本方法，我纔能衝破理學的第一關——『見道』；見個什麼道？一個形而上的靈明的本體世界。道在那裏？不必外求，即在吾人的心性中。這段工夫，極端重要，却可祛除學術上的陰霾；從此與時賢殊途，亦不同歸，完全爲這一基本方

法所決定。此外，自然選用了一些輔助的方法，如思想的考證、比較，以清除我的疑竇；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使概念清晰明白而有系統；用綜合分析法，以凸顯思想的精微，最主要的，從思想縱剖面的研究，覺得思想形成的各個階段，由初步的見道，如何遞進？如何逐步超拔？馴致思想的登峯詣極，以展示其登度；又作橫斷面的研究，觀察由此核心思想——即所見之道如何作多方面的放射？解釋宇宙、人生、社會、倫理、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等等，而形成一套粗看似無系統，實則與此核心思想緊密關連的偉大的哲學——宋明儒的內聖外王之學。我研究至此，當然前邊引述王陽明、陳白沙、李二曲這類深玄莫測的話，早就洞知其底蘊了。所謂『道在是矣』（陳白沙語），中國人文真理的根源，也在這裏。我這樣的研究，與時賢的觀點很不一致。而李二曲的思想對我啓發最多。我由二曲學會通陽明學，上溯象山學，再旁通於程朱之學，都得力於二曲學作橋樑，所以『李二曲研究』這部書，在我治學過程中極關緊要。此書出版後，那宋明各家的專著研究，也就可以陸續順利完成。」經過本書作者現身說法以後，拙文寫來可能更具有深度。

由是本書著者的研究方法，乃以證驗工夫為主體，以邏輯、考據、綜合、分析、比較等方法為輔助，就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說，我人無妨稱它為由證驗而知的研究路線，簡稱證知的路線。由於以實際的證驗工夫為主，似又可稱為實證路線。（按李二曲早有「實證」之說。）中國思想，即由這條路線所形成，與西方重邏輯的思想路線是截然不同的。相對近幾十年使重考據、邏輯的研究路線言，稱它為一條新的研究路線，似無不可。時人治學常用的方法，他並沒有放棄，可是，他最着力的證法——證驗工夫，却多被時人所忽略。蓋如忽略這項基本工夫，宋明哲學乃至中國思想的精微處、高深處，是無法理解的。即如前邊舉述的王陽明、陳白沙、李二曲的奧義，用邏輯方法能推出它們的真實含義，故此本書著者對其開拓出來的這條新的學術研究路線，是有堅強的信念支持的；而堅強信念的來源與證據，就在這項證驗工夫之自身。因此，用這種方法，非但可使自己對中國思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同時，更可把它作為一客觀標準，來衡評他人這方面的造詣有無深度。

筆者對林先生開拓的學術研究路線，有這樣深切理解後，再回頭來讀其大著「李二曲研究」的敘言，他如何衝破研治宋明理學的重重難關，也就別有會心了。單就理學家如何「見道」的第一關來說，在本書敘言中有明確的自述外，時人對這方面似乎就很少談到了。以後他又如何衝破重重難關，達到思想登峯詣極的境界，而獲得如實的了解，敘言中亦有親切的體認與解說。最重要的是，他們儘情透顯這一核心思想——形而上的靈明的本體世界，展現於吾人之前，使我人對宋明理學的認識與價值的評估，不得不作大幅度的修正而予以徹底改觀。故敘言，置於本書首篇，自有其重要性。而我人亦唯有正視由林著開拓出來的學術研究路線，方能對這篇敘言有如上的理解，進而讀其全書各篇，可能有更多的發現。

四、論述方式與結構之剖析

本書係採專題論述的方式，各個專題可以獨立發表自成系統，但各個專題亦有其連貫性

，故能排比纂輯成一專著，而思想脈絡前後一貫。這是專題論述體應該具備的條件，無須費詞；然而我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著者能將文學熔入哲學中，並以他的獨創的有效方法，使哲學概念明析後，再透過文學的手法表達出來，令人讀後，不僅有清新之感，甚至可以觸及到中國哲學裏的宋明哲學竟有這般微妙的境界，而聞所未聞，實發人深省。關此，師大教授李辰冬先生有恰當的評述說：「近將大著細讀一遍，實開吾心。我對二曲無甚研究，但讀大作後，不但對二曲有所崇敬，即對吾兄之治學方法，亦甚敬佩！無吾兄之治學方法，實不足以盡二曲之妙境，可謂相得益彰……」。（引自七十年三月十八日李辰冬復林繼平書。）這是就治學方法的觀點，揀揚林著能闡明曲盡二曲哲學的玄妙境界。不久以後，李先生又有深一層的看法，如同年四月十五日致林繼平書謂：「近日，又將大著詳細再讀一遍，深覺生動、感人、深刻而有條理。其所以能深入而感人的原因，由於兄以生平先後敘述思想之發展，步步有層次，語語有根據，走一步有一步的發現。此種哲學敘述方法，將在學術上發生重要影響。」李先生可謂林先生的知音。

本書的組織結構，亦有巧妙的安排。篇首冠以著者敘言，次篇即為「明末清初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何以如此安排？自然有著者的一番苦心。蓋近代自梁任公推尊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為清初三大儒以來，凡中國知識份子無不知有顧、黃、王三先生者，乃至顏習齋、李恕谷師弟，亦常為國人所稱道；唯獨李二曲其人其學，似已被國人所淡忘。實則李二曲就傳統的理學觀點言，渠不僅開出程朱、陸王外的第三條思想路線，而且其學問之淹博不亞於朱子，理學詣境之高卓，又遠超過陽明；梁任公評為「王學後勁」，亦非真正懂得陽明學、二曲學者。故就此方面言，無論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乃至孫夏峯、陸桴亭等，均難與二曲相頡頏，唯聲光極為闇晦的楊惕庵（名甲仁，四川射洪人）方可與二曲相比擬。為了凸顯二曲在當時學術地位的重要，故有此長篇之述作，至於諸賢詣境之高下，此篇有翔盡的闡釋，讀者可讀原書，茲不贅敘。第三篇是「李二曲的生平、志抱與著作」。所謂讀其書，必先知其人，而二曲的身世，國人知之者甚少。故為了解其人其書，此篇撰述，自屬必要。尤其二曲著作的板本，考訂特別精詳，足見林著亦未忽略考據工夫。第四篇是「李二曲成學的全部經歷」，最為出色。由此篇的論述，可導引吾人對二曲學作深入的理解。按理學家成學的標準與時人自然不同。其成學前的一大段經歷，就今人觀之，可能已成蜚聲海內的學人；可是理學家則不然，何以故？陳白沙說得好：「道若不明，雖日誦萬言，博及群書，不免未學。」道何以如此重要？道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它在中國思想中佔有何種關鍵性的位置？這就直接涉及二曲成學後的經歷了。

按此篇子目標題(一)：「二曲揭穿宋明哲學的奧秘——釋見道」。林著如此標題，並非標新立異，而是揭開宋明理學家所言之「道」之面紗，讓吾人盡情睹其真面目，以祛除學術上的陰霾。因為這一核心思想如不徹底明白，那就難免不發生毫厘之差、千里之謬的誤失；不幸如此，宋明理學的真目，也就無從探索。筆者認為這應是林著如此標題用心之所在。所謂道是什麼？就是理學家所說的「本體」或「道體」。而本體又是什麼？是「虛明、靈覺」的

超實境的實境。故嚴格說來，它不是觀念的、概念的，或理論性的；非由邏輯推論而得，而是憑默坐澄心的工夫所證驗出來。它超越而內存，不必求諸客觀世界；只要返諸吾人之心性中，用一種潛沉的證驗工夫，便可證知其如此如此。它是「獨知」的「直覺的智慧」，非他人所能察識其底蘊。然而他人如能用同樣的工夫，亦可驗證獲得相同的結果，這就近乎「科學」。故陽明的詩說：「箇箇心中有仲尼」，應作如此的確語。又說：「人人有箇圓圈在」，亦宜同樣的詮釋。何以稱它為圓圈呢？因為這個本體的型態是圓的，又是無窮無際的；爲了易於了解，故常用「明鏡」、「秋月」這類近似的具體物象來摹擬，陽明用圓圈來形容，亦是同一意義。至此，便可確知理學中的聖人——完人的境界，實植於此本體的基石之上。這是內聖修養的起步，內聖學亦奠基於此，同時，又是中國天人合一哲學的基軸，蓋只有在此本體的基軸上，天人纔能真正合一。這個本體概念（它具有自然科學真理的客觀性，故勉強以概念一詞代之）。實在是宋明哲學的核心，唯有確知這一核心思想，纔能瞭解內聖學的真諦。故「中國玄學研究社」社長韋靈隱先生曾說：「頃讀尊著李二曲研究一書，欣悉先生對宋明理學有湛深超卓之研究，獨具慧眼發掘李二曲形上靈明的心性本體，而揭開了隱晦數百年的宋明哲學之核心，至深欽佩！」（引自七十年三月六日韋靈隱致林繼平書）實在說來，韋先生亦非過譽，蓋言實也。

繼此之後，緊接而來的次一子目標題，即「二曲成學後的經歷」，計分「明性見道」、「虛明寂定」、「經綸參贊」、「無聲無臭」與「到頭學力」等五日，亦即二曲成學後的五個階段，恰如前引李辰冬先生言：「其所以能深入而感人的原因，由於以生平先後敘述思想之發展，步步有層次，語語有根據，走一步有一步的發現。」筆者要補充說明的，本書著者根據他的證驗工夫，並酌取其他有效的方法，就思想綜剖面的探討，是最有深度的；關於內聖學的真實面貌，全靠這種探討方法展現出來，而宋明哲學的闡奧處、玄妙處，都可由這縱剖面的深入研究而揭露無遺。這樣的探究，這樣的論述，實乃著者獨特的創見，也是全書最見功力，亦最精彩的部分。

此下各篇雖然包括論題甚多，但如順水推舟，沿流而下，似乎就不太費甚氣力。如第五篇言「本體的來源、意義與內涵」，主要在剖析理學中的本體含有「空靈」、「光明」、「無形質」、「圓形」、「寂靜」、「不動」、「超認識」、「超時空」與「神不可測」，此種種特性，我人洞知以後，據此與西方哲學中的本體思想比較對觀，判然有別，由此可以斷定中西哲學思想的根本歧異，應是本書著者撰述此篇之目的。

第六篇爲「本體的認識及知識主體之建立」，談的問題甚爲複雜。先就程朱「性即理」的認識論與陸王「心即理」的認識論，作一比較研究，並評述程朱、陸王在認識問題上，各有優點，亦各有缺失；從而闡釋二曲創的「知體論」，意欲解決中國思想裏有關知識主體的問題；再經著者修正，在理學中可算解決了這一問題。

第七篇是「中國人文思想的歸趨」。以二曲學爲宋明哲學之總結，由此開出「科學人生」、「道德人生」、「藝術人生」與「宗教人生」等人生境界，亦爲一理想人——聖人——

完人之全幅人生境界，以展示中國人文思想所追求、嚮往與實現之目標。

緊接此篇之後為「二曲的文化哲學」，乃思想橫斷面的研究。二曲特重工夫的實證，不像朱子重本體的推衍解釋，故對宇宙之形成、人物之來源等問題，多避而不談。在此方面，二曲學跟陸王思想極為接近，與程朱思想却顯出了極大的差距。而二曲的文化哲學，我人似可看成他的外王之學。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與教育思想，鑄成外王學較高的層面。此外還有知識層面，則蘊涵於他的「明體適用之學」中，可參看前述知識論一篇。

最後一篇，則為本書之結論。故全書的組織結構，極具系統，分縱橫兩條線索敘述，如三、四兩篇，即縱剖面的敘述，第五篇以後，則是橫斷面的敘述，使人讀後，有關二曲哲學的深度與廣度，皆可一目了然。近幾十年來，關於宋明理學的專著，將文學與哲學聯合運用，而採此種研究、論述方式及思想系統如此完整者，似不多觀。

五、思想價值之評估

關於林著的思想價值，我人應予正確的評估：

(一)發掘形上靈明的本體世界。理學家有「見道」之說，近人多避而不談，殊不知這是了解理學的一個重要關鍵。我人把握了此一關鍵，理學之底蘊，才可獲得初步的認識。而林著對二曲如何的見道（見四、之(一)）？從方法或工夫上有極詳盡的闡釋，適如前面引述韋靈隱先生的話說：「……先生獨具慧眼，發掘李二曲形上靈明的心性本體，而揭開了隱晦數百年的宋明哲學之核心」；自此以後，可使理學中的形上靈明的本體世界，展露於國人面前。

(二)揭穿內聖學的真面目。宋明哲學家畢生努力的，就是內聖外王之學，而內聖學的精蘊到底是什麼？又該從方法或工夫上如何去修持？多被近人所忽略。由林著得知：以此形上靈明的本體奠定內聖學的基石，以後逐步超拔，馴致思想登峯詣極，皆屬內聖學修養的範疇。如四、之(二)所揭示的二曲成學後的五個階段，即是內聖一面的高度修養及此本體如何的變化，林著皆有極精闢的闡釋。我人要見宋明儒內聖修養的真工夫，要知內聖學的真面目，如細讀此章後，即可洞然明白，祛除一些撲朔迷離的誤解。

(三)確定本體的意義與內涵。理學中的本體概念，乃指宇宙人物的最後實體，或最後實在，是永恒不變的。與西方哲學中的本體觀念為構成宇宙萬物的最小單位之本質之意義，乃截然不同。如就我人證知者的立場言，恰如程明道所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釋中庸）及中庸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都是指的本體的量言。再就本體的內涵，已如前論，可包含空靈等九種特性，故其意義與內涵，經著者分別研判確定之後，不獨使理學中的本體的奧秘，展現於國人之前，抑且更可明確判斷中西哲學裏的本體思想，完全屬於兩種不同的思想範疇，從而可以顯出理學中的本體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四)本體認識問題之解決。由本體之內涵，我人知道本體的特性之一，為「超認識的」；然而，既是超認識的，我人又當如何去認識呢？這一認識問題，極關緊要。如由細讀林著第

五篇本體的內涵後，即使對文義全部理解，嚴格地說，我人對本體的自身，亦沒有明白清楚的認識，至多只能說是粗略的具備本體概念的一點哲學知識而已。我人要進一層認識本體的自身，只有兩條途徑可循：一是用證驗工夫證知其型態性質，確是如此如此，乃一種超認識地認識——以「智慧的直覺」去認識，方能識到本體的真實面貌。二是以超人的智慧可以認識，但邏輯的推理，却無能為力。本書著者解決本體的認識問題，則是走的第一條路徑。

(四)解決知識主體的問題。關於知識主體（或認識主體）究竟置於何所？乃是宋明哲學，甚至中國思想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中國思想重所知的對象，對能知的主體（知識主體）的問題，除荀子一度觸及此一問題並有深度探索（如解蔽篇所說「大清明」的認識心）外，兩千餘年來的哲人，多未深究。惟獨李二曲沿理學路徑再度觸及這一問題，曾創「知體論」，又似欲解決此一問題；惜乎二曲仍如宋明儒一般，認識上不免有些混淆夾雜，觸犯認識上的錯誤。前者為理學家所公認，至二曲，顯得最為凸出；但後者就今天的知識觀點言，却須大加修正。在本體思想的層境之下，建立知識主體，使二者的思想位置，各有其層次、境界；作如此明確的畫分，而理性、智力等來源的知識主體應置於何所及其在知識探討過程中的重要性，也即是能知的問題，都全為之解決。這不能不說是林著解決了中國思想裏的一個難題。（可參看第六篇(四)之(4)節。）

(五)人生境界之開拓及人生價值之肯定。已如前說，由二曲學可以開出四個層面的人生境界，即科學人生、道德人生、藝術人生與宗教人生，而這四個層面的人生境界，合攏來，無論個體或群體，都是最完美的人生，也是肯定人生價值必備的人生。由林著的闡發，二曲學中所包含的這些人生的內蘊，纔得彰顯出來。但最重要的，還是由這些人生內蘊肯定了人生的價值。儘管科學人生或經濟物質人生，在現實生活中，佔有絕對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人如把個體人生分析到最後，不僅經濟物質人生空無所有，即道德人生又何嘗不然？故這兩方面的人生，都是為他人或群體設計者。惟獨藝術人生與宗教人生，方是切實為個己打算，與他人沒有關連。蓋藝術人生為高度的精神快樂的享受，宗教人生則是覺得人生最後的實體——真我；前者乃此靈明本體的作用，後者則是靈明本體的自身。易言之，此靈明本體，即是吾人之真我；又如前說，此本體之內涵奧妙無窮，而個體人生能證驗到這一本體世界，人的自身也就奧妙無窮了。人生的價值，何其偉大！所謂人性的光輝，人格的尊嚴，都須得導源於此，纔能窮盡光輝尊嚴意義的究竟。而人人同具此一本體，故人人可以為聖人。這把人生的價值作了最大的肯定。由陽明學發展到二曲學，再經林著的推闡（如第七篇），中國人文真理的源頭，也就全盤透顯出來，使我人獲得如上的理解。

(六)展示內聖外王之學的思想體系。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朱子擴展為「全體大用」的理念，陽明加以濃縮，稱為「立體達用」，然二者皆有所偏病；二曲就朱王之缺失補充修正，而成「明體適用之學」，或「全體大用之學」，簡稱「體用全學」，於是內聖外王之學始底於成。林著根據程明道釋中庸的義蘊（即「其書，始言一理，終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就二曲成學經歷的印證，再溶入二曲的體用全學中，纔覓出其思想體系。即以個己

中華文化的新出路

—自「李二曲研究」談起，并酬答吳自甦教授之評介

林 繼 平

一、研究方法爲學術成就的關鍵

近人治學常用的方法，不外下邊幾點：(一)是沿用清代的考據法。我不妨舉個例子，比方王陽明講的「知晝夜，即知生死」；陳白沙講的「全虛圓不測之神」；李二曲又說「虛明寂定」的本體」；像這類高玄莫測的話，宋明理學家講得很多，我不過隨便舉例而已。試問：你能考證得出它的真實意義嗎？這條路，當然走不通。(二)是愛用西方的邏輯來研究，我們必須認清：邏輯推理是有限制的。例如以上引述那些深含哲理的話，用邏輯能推出它的究竟意義嗎？如果推論不出來，那他的一切言說，不過強不知以爲知，妄加揣測罷了。這話說來，很欠禮貌，却是事實呀！(三)是用綜合分析的方法。所謂「通觀全書，抓住要點」，正是這項方法的運用。須知使用這項方法，還是有限制的。如果碰到前述這一類難題，根本就不懂，若非避重就輕，就是胡亂解釋，還能抓住什麼要點啊！顯然只用這種方法，對研治宋明哲學來講，是大有缺陷的。(四)是比較研究法。這種方法是要受一個前提限制的。就是要對兩種近似或不同的思想，徹底明白後，纔能作比較研究的。仍如前邊引述的例證，你能比較研析出它們之間的真實義蘊嗎？只用這種方法，當然沒有多大效果。(五)是體認、考據混合使用法。這都是前人用過的治學方法。惜乎體認的方法，用的成分太少，考推法用得太多，是它唯一的缺點。因有這項重大缺點，對前面引述的例證，仍然不得其解。

實在說來，上邊五種方法，我都不反對，只嫌它們不夠周全，效果有限，只可作爲研究宋明哲學的輔助方法。最要緊的，是我採用了宋明儒的治學方法，叫做證驗工夫或證驗方法。到了李二曲，又特別提出「實證」觀念來，故可稱爲實證法；但與法國近代社會哲學家孔德的實證哲學，是截然不同的，不可把二者混爲一談。這是我研究宋明哲學的主要方法，唯有使用這種方法，纔能解決理學中的一切難題；自然，前邊引述王陽明、陳白沙、李二曲的話，也就明白了。如何衝破理學的第一關？在本書的敘言中，已有明確的解說；其第四篇，有個子目標題：「二曲揭穿宋明哲學的奧秘——釋見道」，正是針對這一問題而發，你可仔細看看。簡單的說，我用證驗的方法，對宋明哲學的核心——形上靈明的心性本體，我也體悟出來了。這一步工夫，非常緊要，相當於王陽明困居龍場驛悟得良知（本體）的哲學的慧境。如果對王陽明龍場驛的悟境，一無所知，我敢斷言，他對王學的一切解說，都是自說自話，與王學的自身無關。這一步作到了，纔通過理學的門徑，以後還有各種不同的層次階段，陸續向前推進，馴致思想達到登峯詣極的境界，又該如何探究呢？這就須用前述種種輔助方法了，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其中的邏輯推理，可以發揮它的效用。中國思想過去在論述

的形式上，似乎缺乏嚴密的思想系統，却可藉此彌補起來。自此以後，定義明確了；異名同實的概念，也可歸類，不再混淆了；它們對現實人生社會有何重要價值？對中華文化的發展，乃至世界文化的走向，都可有凸顯、引導和啓示的作用了。所以說研究方法的正確完備與否，極關緊要，我們在學術上想有成就，這是一個主要的關鍵，須得徹底檢討和認真考慮的。

二、二曲學爲通過陸王、程朱哲學的橋梁

近人治學，尤多受梁任公的影響。梁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批評「夏峯、二曲爲王學後勁」。孫夏峯其人其學，此處姑且不論，但梁任公對二曲學說的底蘊，以他的治學方法，是不可能深入理解的。自梁任公推尊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爲清初三大儒後，經過這幾十年來教育的普遍傳播，國人似乎沒有不知道顧、黃、王三先生的；可是李二曲其人其學，即使現代中國學術界對他的印象都很模糊了。實際上，在清代初年的中國學術界，被當時人推崇爲三大儒的是：江南的黃梨洲，河北的孫夏峯和關中的李二曲，亭林、船山不與焉。現在作者再就傳統的理學觀看，顧亭林大力貶斥陽明，推尊程朱；實例，亭林對程朱、陸王的哲學，都不甚了解。黃梨洲只能看成王學化的史學，他對陸王哲學亦認識有限，遑論程朱哲學了。王船山最崇敬張橫渠，痛詆陸王哲學，如究其實際，以船山的治學方法，對橫渠哲學，多係誤解；不然，既尊橫渠，爲何又排拒陸王？還有顏習齋，近人特別推重，係想把宋明理學一壁推倒；實則，習齋對理學的認識和批評，都是一些皮毛，近人反對理學的，更是皮毛了。還有陸桴亭走的程朱路徑，他的造詣，是很難與二曲比擬的，至於孫夏峯的詣境，差堪與二曲比擬，但規模狹隘，亦未道出理學的闡奧來。據作者的研究，李二曲學問的博洽，不亞於朱子，並主經濟適用；而由真實工夫所達到的哲學慧境，又遠超勝陽明。他既非如梁任公所評的王學的後勁，也不是如徐世昌「清儒學案」中的二曲學案所說的程朱、陸王的折衷學派，他實是開出程朱、陸王以外的第三條路線。宋明哲學發展至此，已登峯詣極；以後便江河日下，理學式微，愈傳也愈見失真了。故就傳統的理學觀點來看清初的中國學術界，李二曲實是理學發展至此主要關鍵人物，惜乎多被近人忽略了。至於清初諸儒各人詣境之高下，本書篇首有「明末清初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一長篇，論之甚詳，茲不贅述。

由此可知李二曲的學說，在清初中國學術界是如何的重要了。現在作深一層論述，二曲哲學何以如此重要？須知宋明理學家畢生探討致力的，就是「內聖外王」之學的這套大學，近人對它多誤解，不足深責；即與二曲同時代的顧、王二先生，亦未深究，已如前說，故宋明哲學之核心，難於爲人所認識，一至於此！而二曲的外王學的攝取與融鑄，是走的朱子路線，但大加修正，主張經濟適用，這方面，甚易明白，不必細說。而爲二曲最擅長，又是清初諸儒所不及的，乃其學之深奧處，即內聖學的涵育，特略說如次。

首先是理學家的「見道」問題。已如前說，這是通過理學的第一關。近人研究理學的，都不重視，亦多不知其究竟。這也難怪近人研究的疏失，實則在宋明理學家中，除陸象山、

陳白沙、王陽明、高景逸就見道情景曾作解說外，其他的，多未明白道出；而在他們中間，描述較為詳盡細密的，只有高景逸的「自序爲學以樂」了。惜乎以近人的治學方法，對這篇寶貴資料，即或有人珍視的，也未必洞知其妙境，於是探究理學真相的問題，就在這裏發生了。高景逸以後不久，真能道破見道境界中的奧秘的，也只有關中李二曲一人。所以此書特寫「二曲成學的全部經歷」一長篇，其中的子目標題，又特別標出：「二曲揭穿宋明哲學的奧秘——釋見道」，已如前說。它對宋明哲學的貢獻可大了。我們今天要透視宋明哲學的真面目，也有路徑可循了。簡言之，二曲以及宋明理學家所見的「道」，就是以個人的證驗工夫，從個人的內心深處，去體悟認知自己原來潛藏的形而上的靈光四射的本體世界；待這本體世界一旦顯發出來，又只有個人的慧眼獨知，他人莫可測知的，這就是見道了。見道何以如此重要？因它是宋明哲學的核心。

其次是本體的內涵問題。在這方面描繪得細膩周詳，能曲盡其妙的，也是李二曲。簡單地說，它具有空靈的、光明的、無形質的、圓形的、寂靜的、不動的、超認識的、超時空的和神不可測的種種特性，纔鑄成本體之內涵。這可祛除今日學術上不少的陰霾。

再次是內聖學形成的階段問題。亦即本體隨個人工夫之激勵，如何遞進，逐步躍升？馴致思想登峯詣極的問題。二曲又有表圖說明，經作者撮要歸納，可劃分爲「明性見道」、「虛明寂定」、「經綸參贊」、「無聲無臭」及「到頭學力」等五個階段。這在理學家中，最具特色，除二曲一人外，很難再見了。其中的到頭學力，已達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的慧境，這是內聖學的巔峯。

作者對二曲學作了這樣深度的研究，所以可循此向上探索陽明學、白沙學，乃至象山學，並且還可橫通程朱哲學，再向上探去，更可瞭解橫渠學、濂溪學與康節先天之學的底蘊。我對宋明哲學，就是這麼研究的。所以我們今天深入理解陸王與程朱哲學，二曲學說則是我們必須通過的一座橋樑。

三、對宋明理學的再認識

我們經過二曲學的研究，上溯陸王哲學，再及程朱哲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我們所理解的，與時賢多不一致；因此，我們要認清宋明理學的真面目，必須作深入一層的認識。

(一)先要認定宋明理學乃孔孟以來思想上的一重大發展。如果只宏揚孔孟思想而忽略、乃至無視宋明理學的重要性，對儒家思想之探討，既不完全，同時絕難曲盡孔孟之學的義蘊。只要我們對宋明理學作這樣的認定，中國儒家思想即大爲改觀。

(二)由宋明理學可以展示儒家的精深博大。儒學的博大處，容易明白；而儒學之精深處究竟在那裏？我們就不容易明白了。根據作者的研究，只理學中的本體思想，最爲精深，亦最爲玄妙。此外的一切言說，都落於二、三義了。

(三)由二曲學開出新儒學的四層面的人生境界。宋明理學或新儒學發展到李二曲，可謂達於極峯。因此，亦開出宗教、藝術、道德與科學四個層面的人生境界。宗教與藝術的人生境

界。都是以形而上的靈知本體為基石；道德的人生境界，則是形上學與形下學融為一體，發揮全體大用的樞紐；至於科學的人生境界，全屬形下學的範疇。如此，人生既有最低的經濟物質層面作依托，又有「精緻文化」，提高生活的品質，充實生活的內容，導向一可望而可即的理想人生境界。

(四)由現實生活中可以實現的理想人生境界，而肯定了人生的價值，發揮了人格的尊嚴，同時亦樹立了人生追求的目標。這一切，都是由於本體思想的主導，纔能使現實人生超越物質層面，而逐步躍升，成就一理想的文化人。所謂「出污泥而不染」，正是已經成就的理想的文化人一面的展現。

(五)故知本體思想為宋明理學的核心。由此核心思想的發現濡育與成長，纔形成了理學中的高深玄遠、莫知其究竟的內聖學。由此展示中國儒學的精微，其偉大崇高的實用價值，在今日西方思想中，絕對找不出同一性質的思想和它比擬。

(六)其唯一的理由是：在拼命追求滿足現代化的物質生活以後，一旦頭腦清醒過來，仍覺空無所有，由徬徨、迷惘的痛苦掙扎，而墜入虛無主義的深淵。現今盛的西方的存在主義，不失為救治的思想之一；然而存在主義者要尋找臨我，自我又在那裏呢？唯有中國理學中的本體概念，乃一超實體的實體，人生的最後實在，也就是我們要尋找的「真我」之自身。（按王陽明已為此本體命名為「真己」，李二曲則在直呼為「真我」。）於是可徹底根絕隨現代文明的而來的文明病——虛無主義，解決了要把握實在，人生如何歸宿的一大難題。

(七)由此，我們就中西哲學的本體思想作一比較，它們的意義與內涵，全然不同。我們只須透過英國大哲羅素寫的「西方哲學史」的了解，便知西方自希臘以來的哲學思想，除中世紀的神本體——上帝創造萬物外，其他的，無論心本體或物本體，總不外認定此本體為宇宙萬物構成的最小單位，亦即構成萬物之本質。可是中國理學中的本體概念，經先哲湛深工夫的證實，它具有前述的種種特性，真如程明道所說：「放之則游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只要粗略比較對觀，就知中西思想各自獨立發展，性格完全不同。

(八)最後歸結到如何認識的問題上。認識問題，即是知識的來源問題。中國思想重所知的對象，不重能知的主體，因而在認識的主體上，終不免與道德主體濫淆夾雜，程朱、陸王，都不例外。李二曲特別標出此本體為「道德之樞，仁義之根」，真是十足指謂的道德主體。一面他又創立「知體論」，似欲解決這一知識主體的問題，惜乎他與前賢同病，仍舊把知識主體混為道德主體。作者曾加以釐清，即在本體思想的層面之下，確定認識或知識主體的存在，並佔一重要位置，再與荀子的「大清明」的認識心相結合，這個認識問題，在中國思想裏就算解決了。

以上種種對宋明理學的再認識，都奠基在個人的研究方法上。如果用同樣的研究方法，必可得相同的結論，這就很科學了。

四、中華文化的新出路

我們對宋明理學通過李二曲的研究和瞭解，重新作上述深入地認識以後，我們可以這麼說：宋明儒透過老莊，佛學的探討，實踐和驗證，來宏揚先秦儒家的學說，因而亦形成了宋明時代的新儒學，自然是孔孟以來儒家思想的一重大發展，以它來代表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由源溯流，必然及於孔孟。）絕對沒有抬高宋明理學家的學術地位，只不過就理學思想作深度理解後，如實地、正確地評估其價值而已。

我們既然認定宋明時代的新儒學，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我們不妨以客觀的立場來衡評中國文化的優點和缺點。前述對宋明理學的再認識，絕大部份都是闡釋它的優點，現在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指陳它的缺點，以顯示我中華文化今後努力發展的方向。我們絕不掩飾自己文化的短處，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文化發展全部過程中，實有兩大缺點：一是就儒家兩千餘年來所致力之內聖外王之學的思想體系來省察，在它的形下學的範疇中，最缺少的是，民主、法治的建立。儘管從孟子的民本思想孕育完成，千餘年後，經過陸象山的宏揚，再後，又有黃梨洲的大力鼓吹，可惜的是，只有民主思想（由民本思想進一步發展，即為民主思想。）而沒有民主制度的創立，始終打不開中國歷史治亂循環的死結。二是在儒家形下學的範疇，僅有科學思想的萌芽，最顯著的，如大學的「致知格物」、朱子的「即物窮理」；但是，卻沒有成長茁壯，演進成一套有系統的科學理論。縱然我們歷史上有許多科技發明和科學器物的輝煌成就，但缺乏科學思想、理論的創造、傳承與發展，因而年久失傳，也就黯淡無光了。問題出在那裏？根據作者的研究與前面的敘述，實是知識主體與道德主體的混淆夾雜不清，纔造成這樣的結果。何以說呢？即如朱子的「即物窮理」，最富於科學精神；然而，他把「虛靈不昧」的本體混為「清明的理性」，是知識主體不能獨立，始終附庸於道德主體中，又如何能彰顯其大用，發展出客觀的科學思想呢？

五四時代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生們，似乎看出來這兩大缺點；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極為淺薄，尤其對宋明理學，一無所知，就難怪他們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進毛坑」了。真正在思想上觀察入微的，首推 國父孫先生，他創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經先總統 蔣公的闡揚，使民主與科學思想大放光芒，不就彌補了中國文化的嚴重缺點麼？自然，民主思想、民主制度與科學理論、科學技術，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優點；我們要大量吸取來營養文化的生命，充實文化的內涵；我們千萬不可抹煞中國文化的長處和優點，去一味崇尚歐風美雨，步入西化的道路或誤入俄化的道途，作西方文化的附庸。我們必須認清：我中華文化的優點，正是西方文化無可彌補的、根本的缺失，纔造成現代西方文化的危機。西方有識之士鄙視科技文化，嚮往中華文化，正說明西方思想家的覺醒。然而，我們千萬不可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們一面要重視科技文化「利用厚生」的偉大功能，政治文化（指民主政治的理論、制度等）。價值效果，除大量移植、妥善運用、促其成長發皇外，同時我們更要認清自己文化的優點，珍視它的崇高價值，必須加以肯定，認清發揚，纔是我們對文化應有的態度。

現在簡單地說，中華文化的優點，彰顯了人的崇高價值；西方文化的優點，却發揮了物

的宏偉功能，必須主客各就其位，以人來控制物，纔是正常健康的發展。誠如自魁兄評介文中所引英國大史學家湯恩比預測；將來東亞文化必凌駕科技文明之上。廿一世紀將是東亞人的世紀；中華民族文化能平治未來世界。湯恩比是很有遠見的，我們要以重人的價值的文化來領導重物的價值的文化，以促進文化的發展，纔是我中華文化的新出路，亦纔能開出嶄新的世界文化的道路來。

四、中華文化的新出路

自魁兄評介文，使我對中華文化前途，感到極大的希望，使我對中華文化前途，感到極大的希望。